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續通志卷三百八十三

四

編修臣謝振定覆勘

總校官原任侍講臣王燕緒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續通志卷五十八十三

列傳

宋

八十七

陳俊卿

虞允文

辛次膺

陳俊卿字應求興化人紹興八年登進士第授泉州觀  
察推官服勤職業同僚宴集恒謝不往一日郡中失火  
守汪藻走視之諸掾屬方飲某所俊卿與卒亦假之行

於是例以後至被詰俊卿唯唯稱謝已而知其實問故  
俊卿曰某不能止同僚之行又資其僕安得為無過時  
公方盛怒其忍幸自解重人之罪乎藻歎服秩滿秦檜  
當國察其不附已以為南外睦宗院教授尋添通判南  
劍州未上而檜死乃以校書郎召孝宗時為普安郡王  
高宗命擇端厚靜重者輔導之除著作佐郎兼王府教  
授講經輒寓規戒王好鞠戲因誦韓愈諫張建封書以  
諷王敬納之累遷監察御史殿中侍御史首言人主以

兼聽為美必本至公人臣以不欺為忠必達大體御下  
之道恩威並施抑驕將作士氣則紀綱正而號令行矣  
遂劾韓仲通本以獄事附檜寃陷無辜檜黨盡逐而仲  
通獨全劉寶總戎京口恣搆尅且拒命不分戍二人遂  
抵罪湯思退專政俊卿言冬日無雲而雷宰相上不當  
天心下不厭人望詔罷思退又疏言張浚忠蓋白首不  
渝讒者言其陰有異志夫浚忠義有素反是則人將去  
之誰復與為變乎疏入未報因請對力言之上始悟數

月以浚守建康又言內侍張去為陰沮用兵且陳避敵計搖成算請按軍法帝曰卿可謂仁者之勇除權兵部侍郎金海陵渡淮俊卿受詔整浙西水軍李寶因之遂有膠西之捷海陵被弑詔俊卿治淮東堡砦屯田所過安輯流亡金世宗新立申舊好廷臣多附和議俊卿奏和戎本非得已若以得故疆為實利得之未必能守是亦虛文而已今不若先正名名正則國威強歲幣可損因陳選將練兵屯田減租之策擇文臣有膽畧者為參

佐俾察軍政習戎務以儲將材孝宗受禪言為國之要有三用人賞功罰罪行之以至公願留聖意遷中書舍人時孝宗志在興復方以聞外事屬張浚以俊卿忠義沉靖有謀以本職充江淮宣撫判官兼權建康府事奏曰吳璘孤軍深入敵悉衆拒戰久不決危道也兩淮事勢已急盍分遣舟師直擣山東彼必還師自救而璘得乘勝定關中我及其未至潰其腹心此不世之功也會主和議方堅詔璘班師亦召俊卿奏陳十事定規模振

紀綱勵風俗明賞罰重名器遵祖宗之法蠲無名之賦  
隆興初元建都督府俊卿除禮部侍郎參贊軍事張浚  
初謀大舉北伐俊卿以為未可會謀報敵聚糧邊地諸  
將以為秋必至宜先其未動舉兵浚乃請于朝出師已  
而邵宏淵果以兵潰俊卿退保揚州主和議者幸其敗  
橫議搖之浚上疏待罪俊卿亦乞從坐詔貶兩秩諫臣  
尹穡附思退議罷浚都督改宣撫使治揚州俊卿奏浚  
果不可用別屬賢將若欲責其後効降官示罰古法也



今削都督重權置揚州死地如有奏請臺諫沮之人情  
解體尚何後効之圖哉者但知惡浚而欲殺之不復為  
宗社計願下詔戒中外協濟使浚自効疏再上帝悟即  
命浚都督且召為相卒為思退穡所擠遣視師江淮俊  
卿累章請罪以寶文閣待制知泉州請祠提舉太平興  
國宮思退既竄太學諸生伏闕下乞召俊卿乾道元年  
入對因極論朋黨之弊除吏部侍郎同修國史論人才  
當以氣節為主氣節者小有過當容之邪佞者縱有才

當察之錢端禮起戚里為參政窺相位甚急館閣之士  
上疏斥之端禮遣客密告俊卿已即相當引共政俊卿  
深拒不聽翌日進讀寶訓適及外戚因言本朝家法外  
戚不預政有深意陛下宜謹守帝首肯端禮憾之知建  
康府逾年授吏部尚書時上未能屏鞠戲將游獵白石  
俊卿引漢桓靈唐敬穆及司馬相如之言力以為戒帝  
喜曰備見忠讜受詔館金使遂拜同知樞密院事時曾  
覲龍大淵怙舊恩竊威福士大夫頗出其門及俊卿館

伴大淵副之公見外不交一語大淵納謁亦謝不接洪邁白俊卿人言鄭聞除右史某當除某官信乎詰所從邁以淵覲告具以邁語質於帝帝曰朕曷嘗謀及此輩必竊聽得之遂出淵覲中外稱快金移文邊吏取前所俘俊卿請報以誓書云俘虜叛亡是兩事俘虜發已多叛亡不應遣且本朝兩淮民上國俘虜亡慮數萬本朝未嘗以為言恐壞和議使兩境民不安鎮江軍帥戚方刻削軍士俊卿奏內臣中有主方者當併懲之即詔罷

方以內侍陳瑤李宗回付大理究贓狀十一月當郊而雷帝內出手詔戒飭大臣葉顥魏杞坐罷俊卿參知政事時四明獻銀鑛將名冶工即禁中煨之俊卿奏不務帝王之大而屑屑有司之細恐為有識所窺從官梁克家莫濟俱求補外俊卿奏二人皆賢其去可惜于是奏減福建鈔鹽罷江西和糴廣西折米鹽錢蠲諸道宿逋金錢財帛以鉅萬計政事稍歸中書矣龍大淵死帝憐曾覲欲召之俊卿曰自出此兩人中外莫不稱頌今復

召必大失天下望臣請先罷遂不召殿前指揮使王琪  
被旨按視兩淮城壁還薦和州教授劉甄夫得召俊卿  
言琪薦兵將官乃其職教官有才何預琪事會揚州奏  
琪傳旨增築城已訖事俊卿請於帝未嘗有是命俊卿  
曰若詐傳上旨非小故奏言人主萬幾豈能盡防閑所  
恃者紀綱號令賞罰耳不誅琪何所不為琪削秩罷官  
先是禁中密旨直下諸軍宰相多不預聞俊卿奏自今  
百司承御筆處分事須奏審方行從之同知樞密院事

劉珙進對爭辨激切忤旨手詔除珙端明殿學士奉外  
祠俊卿密奏前日奏劄臣實草定以為有罪臣當先罷  
珙之除命未敢奉詔陛下即位以來納諫諍體大臣皆  
盛德事今珙以小事獲罪臣恐自此大臣皆阿順持祿  
非國家福帝悔久之命珙帥江西四年十月制授尚書  
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俊卿以用人為  
己任所除吏皆一時選獎庶退抑奔競或才可用而資  
歷淺密薦于帝未嘗語人每接朝士及牧守自遠至必

問以時政得失人才賢否虞允文宣撫四川俊卿薦其  
才堪相五年正月帝召允文為樞使至則以為右相俊  
卿為左相允文建議遣使金以陵寢為請俊卿面陳復  
手疏以為未可是年五月帝以射弩弦斷傷目六月始  
御便殿俊卿疏曰陛下于騎射之末未忘志圖恢復故  
俯而從事以閱武備激士氣耳願任智謀明賞罰恢信  
義則英聲義烈不越尊俎固已震懾敵人于萬里之遠  
豈待區區騎射于百步間哉願以今日之事永為後戒

伏讀通鑑輯覽

御批射為六藝之一習射固所不廢處承平之日已當安不  
忘危况在偏安僻處之際乎孝宗留意馳射尚屬志足有  
為或可藉此以先勞厲眾然亦何至弩弦傷目亦可謂無  
能之甚矣而俊卿遂有當永為後戒之辭爾時君  
若臣之設施若此何怪其終不能恢復中原乎

曾覲官

滿當代俊卿預請處以浙東總管帝曰覲意似不欲為  
此官俊卿曰前此陛下去二人公論甚愜願捐私恩伸  
公議覲快快而去樞密承旨張說為親戚求官憚俊卿  
不敢言會在告請于允文得之俊卿聞敕已出語吏留  
之說皇恐來謝允文亦愧猶為之請俊卿竟不與說深



憾之吏部尚書汪應辰與允文議事不合求去俊卿數  
奏應辰剛毅正直可為執政帝初然之後竟出應辰守  
平江自是帝意鄉允文而俊卿亦數求去明年允文復  
申陵寢之議帝手札諭俊卿俊卿奏陛下痛念祖宗思  
復故疆臣雖疲駑豈不知激昂仰贊聖謨然於大事欲  
計其萬全俟一二年間吾之事力稍充乃可不敢迎合  
意指誤國事即請去以觀文殿大學士帥福州陞辭猶  
勸帝遠佞親賢修改攘敵泛使未可輕遣既去允文卒

遣使終不得要領曾覲亦召還建節鉞躋保傅而士大夫莫敢言俊卿至福州政尚寬厚嚴於治盜海道晏清以功進秩轉運判官陳峴建議改行鈔鹽法俊卿移書宰執極言福建鹽法與淮浙異遂不果行明年請祠提舉洞霄宮歸第弊屋數楹怡然不介意淳熙二年再命知福州累章告歸除特進起判建康府兼江東安撫召對垂拱殿因言將帥當由公選臣聞諸將多以賄得曾覲王抃招權納賄進人皆以中批行之賊吏已經結勘

而內批改正將何所勸懲帝曰卿言甚當朝辭奏曰去國十年見都城穀賤人安惟士大夫風俗大變士大夫奔覲拊之門公然趨附十已七八無復顧忌人材進退由私門大非朝廷美事帝曰拊則不敢覲雖時或有請朕多抑之自今不復從矣俊卿曰此曹聲勢既長侍從臺諫多出其門毋敢為陛下言臣恐壞朝廷紀綱廢有司法度敗天下風俗累陛下聖德命二府飲餞浙江亭俊卿去建康十五年父老喜其再來為政寬簡罷無名

之賦時御前多行白劄用左右私人持送俊卿奏非便  
帝手札獎諭除少保判建康府如故八上章告老以少  
師魏國公致仕十三年十一月卒年七十四贈太保命  
本路轉運司給葬事賜諡正獻子五人宓有志于學終  
承奉郎自有傳

虞允文字彬甫隆州仁壽人父祺登政和進士第仕至  
太常博士潼川路轉運判官允文以父任入官丁母憂  
哀毀骨立念父之鰥且疾跬步不忍離左右父死紹興

二十三年始登進士第通判彭州權知黎州渠州秦檜  
當國蜀士多屏棄檜死高宗欲收用之中書舍人趙逵  
首薦允文召對論士風之弊且極論四川財賦科納之  
弊帝嘉納之除秘書丞累遷禮部郎官金海陵修汴有  
南侵意允文上疏言金必敗盟兵出有五道願詔大臣  
豫思備禦時三十年正月也十月借工部尚書充賀正  
使允文見運糧造舟者多辭歸海陵曰我將看花洛陽  
允文還奏所見及海陵語申言淮海之備除中書舍人

直學士院三衙管軍以宦寺充承受允文言自古人主  
大權不移于姦臣則落于近倖秦檜盜權十有八年檜  
死權歸陛下邇來三衙交結中官宣和明受厥鑒未遠  
帝大悟立罷之金使王全高景山來賀生辰口傳海陵  
語欲得淮南地索將相大臣議事于是召三衙大將趙  
密等議舉兵侍從臺諫集議宰臣陳康伯傳帝旨今日  
更不問和與守直問戰當何如遣成閔為京湖制置使  
將禁衛五萬禦襄漢上流允文曰兵來不除道敵為虛

聲以分我兵戍其出淮姦謀爾不聽卒遣閔七月海陵  
徙汴允文復語康伯閔軍約程在江池宜令到池者駐  
池到江者駐江若敵兵出上流則荆湖之軍捍于前江  
池之軍援于後若出淮西則池之軍出巢縣江州軍出  
無為可為淮西援是一軍而兩用之康伯然其說而閔  
軍竟屯武昌九月海陵命李通為大都督造浮梁于淮  
水上海陵自將兵號百萬羶帳相望鉦鼓之聲不絕十  
月自渦口渡淮先是劉錡措置淮東王權措置淮西至

是權首棄廬州錡亦回揚州中外震恐陳康伯力贊親  
征是月樞臣葉義問督江淮軍允文參謀軍事權自和  
州遁歸錡回鎮江盡失兩淮矣十一月海陵率軍臨采  
石而別以兵爭瓜洲朝命成閔代錡李顯忠代權錡權  
皆名義問命允文往蕪湖趣顯忠交權軍且犒師采石  
時權軍猶在采石允文至采石權已去顯忠未來敵騎  
充斥權敗兵三五星散允文謂坐待顯忠則誤國事遂  
立招諸將勉以忠義曰金帛告命皆在此待有功衆曰



今既有主請死戰或曰公受命犒師不受命督戰他人壞之公任其咎乎允文叱之曰危及社稷吾將安避至江濱見江北已築高臺對植絳旗二繡旗二中建黃屋海陵踞坐其下謀者言前一日刑白黑馬祭天與衆盟以明日濟江晨炊玉麟堂先濟者予黃金一兩時敵兵實四十萬馬倍之宋軍纔一萬八千允文乃命諸將列大陣不動分戈船為五其二並東西岸而行其一駐中流藏精兵待戰其二藏小港備不測部分甫畢敵已大

呼海陵操小紅旗麾數百艘絕江而來瞬息抵南岸者七十艘直薄宋軍軍小邵允文入陣中撫時俊之背曰汝膽畧聞四方立陣後則兒女子爾俊即揮雙刀出士殊死戰中流官軍亦以海鱗船衝敵舟皆平沉敵半死半戰日暮未退會有潰軍自光州至允文授以旗鼓從山後轉出敵疑援兵至始遁又命勁弓尾擊追射大敗之僵尸凡四千餘殺萬戶二人俘千戶五人又獲五百餘人敵兵不死於江者海陵悉殺之怒其不出江也

以捷聞犒將士謂之曰敵今敗明必復來夜半部分諸將分海舟縋上流別遣兵截楊林口敵果至因夾擊之復大戰焚其舟三百始遁去再以捷聞既而敵遣偽詔來諭王權似有宿約允文曰此反間也仍復書言權已置憲典新將李世輔也願一戰以決雌雄海陵得書大怒遂焚龍鳳車斬梁漢臣及造舟者二人乃趨瓜洲漢臣教海陵濟江者也顯忠至自蕪湖允文語之曰敵入揚州必與瓜州兵合京口無備我當往公能分兵相助

乎顯忠分李捧軍萬六千往京口葉義問亦命楊存中將所部來會允文還建康即上疏言敵敗于采石將徼幸于瓜洲今我精兵聚京口持重待之可一戰而勝乞少緩六飛之發至京口敵屯重兵滌河造三牖儲水深數尺塞瓜洲口時楊存中成閔邵宏淵諸軍皆聚京口不下二十萬惟海鮑船不滿百戈船半之允文謂遇風則使戰船無風則使戰艦數少恐不足用遂聚材冶鐵改修馬船為戰艦且借之平江命張深守滌河口扼大

江之衝以苗定駐下蜀為援海陵至瓜洲允文與存中  
臨江按試命戰士踏車船中流上下三周金山回轉如  
飛敵持滿以待相顧駭愕海陵笑曰紙船耳一將跪奏  
南軍有備不可輕顧駐揚州徐圖進取海陵怒欲斬之  
哀謝良久杖之五十乙未海陵為其下所弒初海陵在  
瓜洲聞李寶由海道入膠西成閔諸軍方順流而下愈  
怒還揚州召諸將約三日濟江否則盡殺之諸將謀曰  
進有滄殺之禍退有敲殺之憂柰何有萬戴者曰殺主

與南宋通和歸鄉則生矣衆曰諾海陵有紫茸細軍不  
臨陣恒以自衛衆患之有蕭扎已者紿之曰淮東子女  
玉帛皆聚海陵且啖使往細軍去而海陵被弑敵人退  
屯三十里遣使議和奏聞召入對帝慰藉嘉歎謂陳俊  
卿曰虞允文公忠出天性朕之裴度也詔免扈從往兩  
淮措置允文至鎮江奏收兩淮三策不報明年正月帝  
至建康尋議回鑿詔以楊存中充江淮荆襄路宣撫使  
允文副之給舍繳存中除命于是允文充川陝宣諭使

陞辭言海陵既亡新主初立彼國方亂天相我恢復也和則海內氣沮戰則海內氣伸帝以為然允文至蜀與大將吳璘議經畧中原璘進取鳳翔復鞏州金治兵爭陝西新復州郡蜀士欲棄之允文持不可孝宗受禪朝臣有言西事者謂官軍進討東不可過寶雞北不可過德順且欲用忠義人守新復州郡官軍退守蜀口允文爭之不得吳璘遂歸河池蓋用參知政事史浩議欲盡棄陝西臺諫袁季任古附和其說允文再上疏大略言

恢復莫先于陝西陝西五路新復州縣又係于德順之  
存亡一旦棄之則窺蜀之路愈多前後凡十五疏且移  
書陳康伯康伯牽于同列不能回也上將召允文問陝  
西事執政忌其來以顯謨閣直學士知夔州尋又命奏  
事隆興元年入對史浩既素主棄地及拜相亟行之且  
親為詔有曰棄雖助之無多免狼心之未已允文入對  
言今日有八可戰帝問及棄地允文以笏畫地陳其利  
害帝曰此史浩誤朕以敷文閣待制知太平州尋除兵



部尚書湖北京西宣撫使改制置使時朝廷遣盧仲賢使金議和湯思退又欲棄唐鄧海泗手詔謂唐鄧非險要可寘度外允文五上疏力爭思退怒即奏曰此皆以利害不切於己大言誤國以邀美名宗社大事豈同戲劇帝意遂定思退陽請召允文實欲去之也允文上印猶以四州不可棄為請乞致仕詔以顯謨閣學士知平江府思退竟決和議割唐鄧二年金兵復至思退貶帝悔不用允文言陳俊卿亦薦允文堪大用除端明殿學

士同簽書樞密院事乾道元年拜參知政事兼知樞密院事是秋金遣完顏仲有所議偃蹇不敬允文請斬之廷有異論不果會錢端禮受李宏玉帶事連允文為御史章服所論罷政奉祠三年二月召至闕除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吳璘卒議擇代帝諭允文曰吳璘既卒汪應辰恐不習軍事無以易卿凡事不宜效張浚迂濶軍前事卿一一親臨之即拜資政殿大學士四川宣撫使尋詔依舊知樞密院事歸蜀一月召至闕不數月復

使蜀太上賜御書聖主得賢臣頌帝又為之製跋陞辭  
復以所御雙履及甲冑賜焉過郢奏築黃鷹山城過襄  
陽奏修府城至漢中又往沔陽九月至益昌先被手詔  
戒九事洎至蜀悉奉而行尤以軍政為急又奏閱實諸  
軍第其壯怯為三上備戰中下備輜重老者少者不預  
汰兵凡萬人減緡錢四百萬汰去兵有勞績者置員闕  
處之紹興初興洋義士以七萬計大散之戰將不授甲  
驅之先官軍死亡畧盡命利帥晁公武覈實得二萬三

千九百餘人又得陝西弓箭手法參紹興制為一書俾  
將吏守之以馬政付張松奏依舊制分茶馬為川秦司  
初在樞府蕭扎巴以副軍中人為言允文嘗奏論三衙  
撫存之至是金洋興元歸正人二萬遮道訴繫縲之苦  
允文分給官田俾咸振業時邛蜀十四郡告饑荒政凡  
六十五事劄俸獻羨錢五萬却之五年八月拜右僕射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允文多薦知名士如洪  
适汪應辰及為相籍人才為三等有所見聞即記之號

材館錄凡所舉帝皆收用如胡銓周必大王十朋趙汝愚晁公武李燾其尤章著者也帝以兵冗財匱為憂允文與陳俊卿議革三衙雜役汰冗籍三軍無怨言六年陳俊卿以奏留龔茂良忤帝意帝震怒俊卿待命浙江亭兩日不報允文請對極論體貌之道疊拜榻前遂命判福州詔以范成大為祈請使為陵寢故金不從且謀報欲以三十萬騎奉遷陵寢來歸中外洶洶荆襄將帥皆請增戍允文謂金方懲海陵決不輕動不過以虛聲

撼我耳遂奏止之朝論紛然允文屹不動敵卒無他自  
莊文太子薨儲位未定允文上疏懇陳七年正月上兩  
宮尊號議始定下詔皇第三子恭王惇立為皇太子皇  
子愷以雄武保寧軍節度使判寧國府皇太子尋尹臨  
安侍衛馬軍司牧地舊在臨安允文謂地狹不利芻牧  
請令就牧鎮江緩急用騎過江便三軍有怨語其後言  
者以此為言胡銓以臺評去允文奏留之經筵銓薦朱  
熹帝問允文遂召熹熹不至檢鼓院以六條抑上書人

允文力言不可從之會慶節金使烏凌阿天錫入見金主壻也驕倨甚固請帝降榻問金主起居帝不許天錫跪不起侍臣錯愕失措允文請大駕還禁中且諭之曰大駕既興難再御殿使人來且隨班上壽金使慚而退帝改僕射為左右丞相八年二月授允文特進左丞相兼樞密使梁克家為右丞相允文嘗舉克家自代不許是月以病乞解機政又薦克家靖重有宰相器至是始同相手詔付允文曰朕方欲武臣為樞密曹勛如何允

文謂勛人品卑凡不可用既而以張說簽書樞密院事  
右正言王希呂與臺官交劾之帝怒希呂甚手詔與遠  
惡監當允文繳回帝益怒梁克家曰希呂論張說臺綱  
也左相救希呂國體也帝怒稍解卒薄希呂之罰四月  
御史蕭之敏劾允文允文上章待罪帝過德壽宮太上  
曰采石之功之敏在何許毋聽其去帝為出之敏且書  
扇製詩以留之允文言之敏端方請召歸以闢言路帝  
謂其言寬厚命曾懷書之時政記帝命選諫官允文以



李彥穎林光朝王質對三人皆鯁亮又以文章推重於時久不報曾覲薦一人賜第擢諫議大夫允文克家爭之不從允文力求去授少保武安軍節度使四川宣撫使進封雍國公陞辭帝諭以進取之方期以某日會河南允文言異時戒內外不相應帝曰若西師出而朕遲回即朕負卿若朕已動而卿遲回即卿負朕帝御正衙酌酒賦詩以遣之且賜家廟祭器九年至蜀大軍月給米一石五斗不足贍其家允文捐宣司錢三十萬易米

計口增給立戶馬七條括民馬奏選良家子以儲戰用  
初北界有寇隣者擁衆數萬在商號間允文秉政日納  
款迨至蜀復遣人致書允文不報羈縻之而已既而隣  
謀覺金密遣人捕之葉衡奏聞允文上疏自辨因請納  
祿不報帝嘗謂允文曰丙午之恥當與丞相共雪之又  
曰朕惟功業不如唐太宗富庶不如漢文景故允文許  
上以恢復使蜀一歲無進兵期上賜密詔趣之允文言  
軍需未備上不樂淳熙元年薨後四年上幸白石大閱

見軍皆少壯謂輔臣曰虞允文行沙汰之効也尋詔贈太傅賜諡忠肅允文慷慨有大志人望而知為任重之器早以文學致身臺閣晚際時艱出入將相垂二十年孜孜忠勤無二焉子三人公亮公著抗孫孫八人皆好修剛簡最知名

辛次膺字起季萊州人幼孤力學甫冠登政和二年進士第歷官為單父丞值山東亂舉室南渡屬閩寇范汝為陷建州宰相呂頤浩以次膺宰蒲城遇賊衝比至寇

黨熊志寧已焚其邑於是披荆棘坐瓦礫中安輯吏民料丁壯治器械拒險阻號令不煩邑民便之數月韓世忠破賊復建州除審計司餘黨范黑龍破隣邑閩帥張守檄次膺俟賊平而後行乃募鄉兵習彊弩賊至與之夾水而陣矢齊發賊奔潰生致首領五人餘悉宥之用參政孟庾薦召對奏用人貴于務實施令在于必行遷駕部願敕郡邑省耕薄征務農抑末又奏中原之人棄墳墓生業從巡江左饑寒殞仆願加存拊可以堅中原

後后之心遷吏部郎湖北運判中途召還見高宗于建  
康行宮首言救世之弊帝稱善敕以所奏榜朝堂擢右  
正言奏願閱兵將親簡拔攬惠威之柄使人人知朝廷  
之尊左右近習久則于政願杜其漸兵連不解十年于  
茲一歲用錢三十萬米四百萬石諸路常賦僅足支其  
半餘悉取諸民乞罷不急之務節姑息之澤省冗官汰  
悞兵韓世忠男直秘閣次膺奏曰攻城野戰世忠功也  
其子何與石渠東觀圖書府也武功何與倖門一啟援

例者衆又奏今主議者見小利忽大計偏師偶勝遽思  
進討使謂攻為有餘警奏稍聞首陳退舍使謂守為不  
足願嚴紀律謹烽燧明間探帝皆信納聞韓世忠將自  
楚州移軍鎮江復陳可慮者五王倫使北請和次膺言  
宣和海上之約靖康城下之盟口血未乾兵隨其後今  
日之事當識其詐時秦檜在政府為其妻兄王仲薙叙  
兩官次膺劾仲薙奴事朱勔投拜金人罪在不赦又劾  
知撫州王喚違法佃官田不輸租其父仲山先知撫州

屈膝金人喚繼其後何顏見吏民喚檜之妻兄也章留  
中次膺再論之曰近臣奏二人繼聞追寢除命是皆檜  
容私營救陛下曲從其欲國之紀綱臣之責任一切廢  
格借使貴連宮掖親如肺腑寵任非宜臣亦得論之而  
大臣之姻婭乃不得繩之耶望陛下奮乾剛之威戒蒙  
蔽之漸求去除直秘閣湖南提刑先是湖南賊龍淵李  
朝擁衆數萬據衡之茶陵檜匿不奏乃以見闕處次膺  
陛辭帝曰卿以將母為請朕不得留湘湖風物甚佳且

無盜賊職名異恩卒歲當召既抵長沙賊勢方張戍將  
抽回始悟檜欲陷之即單車趨茶陵擒賊驍將戮之募  
賊黨毛義龍麟等齎榜諭以朝廷抽回戍將務欲招安  
宜亟降待以不死龍淵李朝相繼降仍請料精銳可得  
禁旅萬餘次膺笑曰是皆吾民正當棄兵甲持鋤耰趣  
令復業奏茶陵為軍金好成赦書至衡陽次膺極陳其  
詐略曰臣昨在諫列嘗數論金人變詐無常願陛下為  
宗社生靈深慮近觀邸報樞密院編修官胡銓妄議和



好歷詆大臣除名遠竄已而得銓書橐乃知朝廷遽欲  
屈已稱藩臣未知其可大臣懷姦固位不恤國計媿嬰  
趨和謬以為便臣不知天下之人以為便乎降萬乘之  
尊以求說于敵天下之人果能遂亡怨痛以從陛下之  
志乎書奏不報金陷三京次膺罷奉祠秦檜以其負重  
名欲先移書當稍收用次膺笑而不答閱十六年貧益  
甚亡毫髮求於人檜死起知婺州三日被召至國門以  
足疾求去加秘閣修撰還郡再召見歷言仇怨當國老

母幾委溝壑因奏國本未立帝改容曰誰可次膺曰知子莫若父擢權給事中蔣璨權戶部侍郎次膺駁璨不守正事交結出璨知平江御史中丞湯鵬舉劾次膺假權報怨除待制宮觀起知泉州移福建帥丁母憂乞納祿孝宗即位手詔趣召既至奏陛下用賢必考覈事功勿以一人譽用之一人毀去之出令要無反汗納善要如轉圜練兵恤民經理兩淮使敵不能乘虛而入是日除御史中丞朝德壽宮高宗一見謂惜閒卿于強健時

帝將以春饗迎高宗詣延祥觀幸玉津園次膺奏欽宗服未終方停策士且金人嬖書甫至意在交兵原野間禁衛稀少當過為之慮兼一出費十數萬緡曷若以資兵食時兩淮盡為荒野次膺奏乞集遺毗歸業借種與牛或令在屯兵從便耕種此足兵良法至若成閔之貪饕湯思退之朋附葉義問之姦罔皆以次論劾天下翹之帝方厲精政事次膺每以名實為言多所裨益隆興改元三月同知樞密院事符離之師捷奏日聞次膺手

疏千言乞持重未幾軍果潰及見帝顏色不樂奏言師潰而歸張浚彈壓必無他此上天大儆戒于陛下帝歎其先見拜參知政事以疾力祈免且奏曰王十朋除侍史雖上親擢天下皆知臣嘗薦其賢湯思退名將至亦知臣嘗疏其姦臣不引避人其謂何除資政殿學士提舉洞霄宮陞辭帝惜其去次膺奏臣與思退理難同列帝曰有謂湯思退可用者次膺奏今日之事恐非思退能辦思退固不足道竊恐誤國家事乾道六年閏五月

卒年七十九次膺孝友清介立朝審諤仕宦五十年無  
絲毫挂吏議為政貴清靜先德化所至人稱其不煩

欽定續通志卷三百八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續通志卷三百八十四

列傳

宋

八十八

陳康伯

梁克家

汪澈

葉義問

蔣芾

葉顥

葉衡

葛邲

錢端禮

魏杞

周葵

施師點

蕭燧

龔茂良

陳康伯字長卿信州弋陽人父亨仲提舉江東常平康伯幼有學行宣和三年中上舍丙科累遷太學正丁內艱貴溪盜將及其鄉康伯起義丁逆擊俘其渠魁邑得全建炎末為敕令刑定官預修紹興敕令尋通判衢州攝郡事盜發白馬原康伯督州兵濟王師進討克之除太常博士改提舉江東常平茶鹽高宗進蹕建康康伯以職事過闕得對因請擇將帝開納紹興八年除樞密



院大計議官累遷戶部司勳郎中康伯在太學與秦檜  
有舊檜當國康伯在郎省五年泊然無求不少迎合十  
三年始遷軍器監借吏部尚書使金至汴將捕不供餉  
閉戶臥勿問入夜館人扣戶謝不敏亦不對後因金使  
至詔康伯館伴端午賜扇帕與論拜受禮言者以為生  
事罷知泉州海盜間作朝廷遣劉寶成閔逐捕康伯以  
帝意招懷盜多出降藉為兵久之不逞者陰倡亂康伯  
訊得實論殺之州以無事秩滿三奉祠垂十年檜死起

知漢州將出峽召對除吏部侍郎康伯首請節用寬民  
凡州縣取民無藝許監司互察臺諫彈劾尋兼理戶部  
乞約歲用會所入儲什之一二備水旱奏上議竟不決  
兼刑部前此有司希檜意興大獄康伯平讞直寃士大  
夫存歿多賴之除吏部尚書尋拜叅知政事自孫道夫  
使北還已聞金以買馬非約為言朝廷特恃和康伯與  
同知樞密院事王綸白發其端綸使還乃言和好無他  
康伯持初論不變以通政大夫守尚書右僕射同中書

門下平章事例賜銀絹康伯固辭減半又辭兼史院帝  
嘗謂其靜重明敏一語不妄發真宰相也又命與湯思  
退輔政事勿憚商論拜光祿大夫尚書左僕射金遣使  
賀天申節出媢言求淮漢地指取將相大臣且以淵聖  
凶問至康伯主禮部侍郎黃中之論持斬衰三年先是  
葉義問賀允中使還言金必敗盟康伯請早為之備建  
四策一增劉錡荆南軍以重上流二分畫兩淮地命諸  
將結民社各保其境三劉竇獨當淮東將驕卒必不可

倚四沿江諸郡修城積糧以固內地至是召三衙帥及楊存中至都堂議舉兵又請侍從臺諫集議康伯傳旨曰今日更不問和與守直問戰當如何時帝意雅欲視師內侍省都知張去為陰沮用兵且陳退避策中外妄傳幸聞蜀人情洶洶右相朱倬無一語同知樞密院事周麟之受命聘金憚不欲行康伯獨以為已任奏曰金敵敗盟今日之事有進無退聖意堅決則將士之意自倍願分三衙禁旅助襄陽待其先發應之康伯勉周麟

之以國事麟之語侵康伯康伯曰使某不為宰相當自行大臣與國存亡雖死安避麟之竟以辭行罷尋貶責殿中侍御史陳俊卿言當用張浚且乞斬張去為以作

士氣康伯以俊卿振職奏權兵部侍郎

按宋史陳俊卿傳俊卿言內侍

張去為陰阻用兵且陳避敵計搆成筭請按軍法帝曰卿可謂仁者之勇除權兵部侍郎本傳稱康伯以俊卿振職奏權兵部侍郎與俊卿傳互異金人侵廬州王權敗歸朝臣有遣家

豫避者康伯獨具舟迎家入浙且下令臨安諸城門高鑄率遲常時人恃以安敵迫江上召楊存中至內殿議

之因命就康伯議康伯延之入解衣置酒帝聞之已自  
寬翌日入奏曰聞有勸陛下幸越趨閩者審爾大事去  
矣蓋靜以待之一日忽降手詔如敵未退散百官康伯  
焚之而後奏曰百官散主勢孤矣帝意既堅乃請下詔

親征以葉義問督江淮軍虞允文參謀軍事伏誦通鑑

輯覽

御批 高宗平日畏金幾如嬰兒之善怖何以一旦能決策親  
征蓋爾時助旅南來危在旦夕航海計既不行勢已有進  
無退而前此平江之役諸將頗以捷聞因復冀侂侂倖於萬  
一非真迫於建王康伯之言也然虛橋之氣不久即消金  
師近師而三招討旋罷曾謂允文尋敗敵于采石海陵為  
高宗有終憤自強之一日哉

其臣下所弑而還方金之入侵國人即立葛王袞三十  
二年始遣高忠建來告登位議授書禮康伯以誼折之  
於是報書始用敵國禮高宗倦勤有與子意康伯密贊  
大議遂草立太子詔以進及行內禪禮以康伯奉冊孝  
宗即位命兼樞密使進封信國公禮遇殊渥但呼丞相而  
不名康伯自建康危從回即以病祈去位不允明年改  
元隆興請益堅遂以太保觀文殿大學士福國公判信  
州帝慰勞甚勤且曰有宣召慎勿辭宰執即府餞別百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續通志

卷三百八十四

五

官班送都門外已又辭郡丐外祠除醴泉觀使二年八月起判紹興府且令赴闕奏事復辭未幾召陪郊祀時北兵再侵淮甸人情驚駭皆望康伯復相帝出手札遣使即家居召之未出里門拜尚書左僕射同中書平章事兼樞密使進封魯國公親故謂康伯實病宜辭康伯曰今國家危當興疾就道道聞邊遽兼程以進至闕下詔子安節塔文好謙掖以見減拜賜坐間日一會朝許肩輿至殿門仍給扶非大事不署金師退尋以目疾免



朝謁旬餘一奏事乾道元年正月上辛有事南郊康伯起陪祀已即丐歸章屢上不許一日出殿門喘劇輿至第薨年六十有九贈太師諡文恭二子偉節安節康伯于慶元初配享孝宗廟庭改諡文正

梁克家字叔子泉州晉江人紹興三十年廷試第一授平江簽判海陵被弑衆皆言可乘機進取克家移書陳俊卿謂敵雖退吾兵力未振不量力而動將有後悔俊卿歸以白丞相陳康伯歎其遠慮召為秘書省正字遷

著作佐郎時災異數見克家奏宜下詔求言從之克家條六事一正心術二立紀綱三救風俗四謹威柄五定廟算六結人心其論定廟算謂今邊議不過三說曰將兵財語甚切直累遷中書舍人使金金人敬待之金人來賀慶會節克家請令金使入朝由南門百官由北門從者毋輒至殿門外以肅朝儀郊祀有雷震之變克家復條六事遷給事中凡三年遇事不可必執奏無隱嘗條具風俗之弊列四條曰欺罔苟且循默奔競帝手筆

獎諭乾道五年二月拜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明年參知政事又明年兼知院事初修金好金索所獲俘啟釁未已克家請築楚州城環舟師于外邊賴以安在政府與虞允文可否相濟不苟同皇太子初立克家請選置官屬增講讀員遂以王十朋陳良翰為詹事中外稱得人允文主恢復克家奏用兵以財用為先今用度不足何以集事帝曰朕思卿言至當八年克家為右丞相兼樞密使允文既罷相克家獨秉政雖近戚權幸不

少假借而外濟以和張說入樞府公議不與寢命俄復用說怒士夫不附已謀中傷之克家悉力調護善類賴之議金使朝見授書儀時欲移文對境以正其禮克家議不合遂求去以觀文殿大學士知建康府陞辭帝以治效為問克家勸帝無求奇功既而三省密院卒移牒泗州敵不從遣泛使來舉朝震駭後二年湯邦彥坐使事貶天下益服克家之言淳熙八年起知福州在鎮有治績趙雄奏欲令再任仍知福州召除醴泉觀使九年

九月拜右丞相封儀國公逾月而疾命以內祠兼侍讀  
十四年六月薨年六十贈少師諡文靖

汪澈字明遠自新安徙居饒州浮梁第進士教授衡州  
沅州用万俟卨薦為秘書正字校書郎輪對乞令帥臣  
監司侍從臺諫各舉將帥行其言除監察御史進殿中  
侍御史時和戎歲久邊防浸弛澈陳養民養兵自治豫  
備之說累數千言顯仁皇后攢宮訖役議者欲廣四隅  
士庶墳在二十里內皆當遷命澈按視還奏昭慈徽宗

顯肅懿節四陵舊占百步已數十年今日何為是紛紛  
漢長樂未央宮夾櫓里疾墓未嘗遷國朝宮陵儀制具  
在高宗大悟悉如舊葉義問使金還頗知其謀澈言不  
素備事至倉卒靖康之變可鑑今將驕卒情宜加蒐閱  
使有鬪心文武職事務選賢才不限資格除侍御史左  
相湯思退不協人望澈同殿中侍御史陳俊卿劾罷又  
論鎮江大將劉寶十罪詔奪節子祠三十一年上元前  
一夕風雷雨雪交作澈言春秋魯隱公時大雷震電繼

以雨雪孔子以八日之間再有大變謹而書之今一夕  
間二異交至此陰盛之證殆為金人今荆襄無統督江  
淮乏備禦因陳修攘十二事殿帥楊存中久握兵權內  
結闕寺王十朋陳俊卿等繼論其罪高宗欲存護使去  
澈與俊卿同具奏存中始罷會金使高景山來求釁端  
澈言天下之勢強弱無定形在吾所以用之陛下屈已  
和戎厚遺金繒彼輒出惡言以撼吾國願陛下赫然審  
斷益兵嚴備布告中外將見上下一心其氣百倍矣除

御史中丞尋遣成閔以所部三萬人屯荆襄以澈為湖  
北京西宣諭使過九江辟王炎為屬鄂帥田師中老而  
怯立奏易之時欲置襄守荆南澈奏襄陽地重為荆楚  
門戶不可棄敵將劉萼擁衆十萬揚聲欲取荆南又欲  
分軍自光黃擣武昌朝廷以敵昔由此入江南令吳  
拱嚴護武昌津渡拱將引兵回鄂澈馳書止拱而自發  
鄂之餘兵戍黃州俾拱留襄敵騎奄至樊城拱大戰漢  
水上敵衆敗走時唐鄧陳蔡汝潁相次歸職方未幾海



陵被弑澈乞出兵淮甸與荆襄軍夾擊其歸師未報而  
金新主罷兵請和召澈入為參知政事與宰相陳康伯  
同贊內禪孝宗即位銳意恢復首用張浚使江淮澈以參  
豫督軍荆襄將分道進討趙搏守唐王宣守鄧招皇甫  
侗于蔡襄漢沃壤荆棘彌望澈請于古長渠築堰募閩  
民汰冗卒雜耕為度三十八屯給種與牛授廬舍歲可  
登穀七十餘萬斛民償種私其餘官以錢市之功緒略  
就隆興元年入奏還武昌而張浚尅期大舉詔澈出師

應之澈以議不合乞令浚併領荆襄諫議夫夫王大寶  
論澈無制勝策皇甫個以忠義結山砦扼敵要衝澈不  
能節制坐視孤軍墮敵計趙搏以千五百人救方城敗  
敵五百餘人澈漫不加省乞罷黜澈亦請祠除資政殿  
學士提舉洞霄宮大寶疏再上落職仍祠祿明年知建  
康府尋除樞密使莅任二年以觀文殿學士奉洞霄祠  
尋知鄂州兼安撫使孝宗訪邊事澈奏向者我有唐鄧  
為藩籬又皇甫個控扼陳蔡敵不敢窺襄既失兩郡個

復內徙敵屯新野相距百里爾臣令趙搏王宣築城儲糧分備要害有以待敵至於機會之來難以豫料孝宗善之時議廢江州軍澈言不可知寧國府改福州福建安撫使復請祠尋致仕卒年六十三贈金紫光祿大夫諡莊敏澈為殿中日薦陳俊卿王十朋陳之茂為臺官高宗次第用之在樞府孝宗密訪人材薦百有十八人自奉清約雖貴猶布衣時

葉義問字審言嚴州壽昌人建炎初登進士第調臨安

府司理參軍范宗尹為相義問與沈長卿等疏其姦為  
饒州教授攝郡歲早以便宜發常平米賑民提刑黃敦  
書劾之詔勿問知江寧縣召秦檜所親役同僚不可義  
問曰釋是則何以服他人卒役之通判江州豫章守張  
宗元忤檜或以飛語事下漕臣張常先宗元道九江  
常先檄義問拘其舟義問投檄曰吾寧得罪不為不祥  
常先白檜罷去檜死湯思退薦之帝記其嘗言范宗尹  
召至言臺諫廢置在人主檜親黨宜盡罷逐以言得罪

者宜叙復擢殿中侍御史樞密湯鵬舉效檜所為植其  
黨周方崇李庚置籍臺諫鉏異已者義問累章劾鵬舉  
有一檜死一檜生之語并方崇等皆罷之又言凡擇將  
遇一闕令樞密院具三名取上旨則軍政盡出掌握遷  
侍御史朱樸沈虛中奉祠里居義問劾其附秦檜皆移  
居郊祀赦義問言頃歲告訐者不應例移放從之遷吏  
部侍郎兼史館修撰尋兼侍讀拜同知樞密院事帝聞  
金有侵邊意遣義問奉使覘之還奏彼造舟船備器械

其用心必有所在宜屯駐沿海要害備之金果南侵命  
視師義問素不習軍旅會劉錡捷書至讀之至金人又  
添生兵顧吏曰生兵何物耶聞者掩口至鎮江聞瓜州  
官軍與敵相持大失措乃從民掘沙溝植木枝為鹿角  
禦敵一夕潮生沙溝平木枝盡去會建康留守張燾遣  
人告急義問乃遵陸云徃建康催發軍市人皆媒罵之  
又聞敵據瓜洲采石兵甚衆復欲還鎮江諸軍喧沸曰  
不可回矣回則有不測遂趨建康已而海陵被弑師退

義問還朝力請退遂罷隆興元年中丞辛次膺論義問  
頃護諸將幾敗事且以官私其親謫饒州乾道元年詔  
自便六年卒年七十三

蔣芾字子禮常州宜興人之奇曾孫紹興二十一年進  
士第二人孝宗即位累遷起居郎兼直學士院時宦者  
梁珂事帝潛即撓權尹穡論珂與祠芾繳奏還之簽書  
樞密院事首奏加意防邊又奏拔將才行伍間識其姓  
名一旦披籍可立取具又料簡歸正人仍以北人將之

或令深入山東或令自荆襄深入除權參知政事同知  
國用事芾奏方今財最費于養兵招兵耗蠹愈甚臣考  
覈在內諸軍每月逃亡事故常不下四百人若權停招  
兵一年有半俟財用稍足招丁壯不惟省費又得精兵  
帝悟一日因進呈邊報顧芾曰將來都督非卿不可芾  
奏臣未嘗經歷兵間又奏方今錢穀不足兵士不練將  
帥與臣不相識願陛下更審思其人南郊禮畢宰相葉  
顯魏杞罷芾採衆論參已見為籌邊志上之明年拜右



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會母疾卒詔起復  
拜左僕射芾力辭有密旨欲令歲大舉手詔廷臣議或  
主和或主恢復使芾決之芾奏天時人事未至拂帝意  
服闋除觀文殿大學士知紹興府提舉洞霄宮尋以言  
者論落職建昌軍居住期年有旨自便再提舉洞霄宮  
卒

葉顥字子昂興化軍仙游人登紹興元年進士第為廣  
州南海縣主簿攝尉盜發州檄巡尉同捕巡檢獲盜十

餘人歸其勞於颺颺曰掠美欺君俸賞三者皆罪不忍為也帥曾開大善之知信州貴溪縣時詔行經界郡議以上中下三等定田稅颺請分為九等守從之令信之六邑以貴溪為式知紹興府上虞縣凡繇役令民自推貸力甲乙不以付吏民欣然皆以實應催租各書其數與民約使自持戶租至庭親視其入咸便之帥曹泳令今歲夏租先期送什之八颺請少紓其期泳怒及麥大熟民輸租反為諾邑最泳大喜許薦于朝颺固辭賀正

中薦顯靜退遂召見顯論國讎未復中原之民日企鑿  
輿之返其語剴切高宗嘉納除將作監簿知處州青田  
令陳光獻羨餘百萬顯以所獻充所賦湯思退之兄居  
處州家奴屠酤犯禁一繩以法思退不悅移知常州高  
宗視師建康道毗陵賜對舟次因言恢復莫先于將相  
故相張浚久謫無恙是天留以相陛下也顯初至郡無  
旬月儲未一年餘緡錢二十萬或勸獻羨顯曰名羨餘  
非重征則橫斂是民之膏血也以利易賞心實恥之名

為尚書郎除右司詔求直言顯上疏謂陛下以手足之至親付州郡之重寄是利一人害一方也人稱其直除吏部侍郎復權尚書時七司弊事未去上疏言選部所以為弊乃與郎官編七司條例為一書帝嘉之令刻板頒示除端明殿學士拜參知政事兼同知樞密院事武臣梁俊彥請稅沙田蘆場帝以問顯對曰沙田乃江濱地田隨沙漲而出沒不常蘆場則臣未之詳也且辛巳軍興蘆場田租並復今沙田不勝其擾帝曰誠如卿言

顯至中書召俊彥切責之曰汝言利求進萬一為國生  
事斬汝不足以塞責俊彥皇恐汗下詔沙田蘆場並罷御  
史林安宅請兩淮行鐵錢顯力言不可安宅不能平既  
入樞府乃上章攻顯云顯之子受宣州富人周良臣錢  
百萬得監鎮江大軍倉御史王伯庠亦論之顯乞下吏  
辯明乃以資政殿學士提舉洞霄宮帝令知臨安府王炎  
親鞫無秋毫跡獄奏帝以安宅伯庠風聞失實並免所  
居官仍貶安宅筠州召顯赴闕勞之曰卿之清德自是

愈光矣除知樞密院事未拜進尚書左僕射魚樞密使  
顯首薦汪應辰王十朋陳良翰周操陳之茂芮燁林光  
朝等可備執政侍從臺諫帝嘉納又言自古明君用人使  
賢使愚使姦使盜惟去泰甚帝曰固然虞有禹皋亦有  
共驩周有旦奭亦有管蔡在用不用顯曰誠如聖訓但  
今日在朝雖未見有共驩管蔡然有竊弄威福者臣不  
敢隱帝問為誰顯以龍大淵對伏請通鑑輯覽

御批  
用人固當隨才器使賢愚各由生質固不妨並進兼收  
若姦盜法所必懲豈宜進取兼顯之言蓋指管仲陳平者

流耳然管陳不常有而姦盜非盡有奇材也顯于龍大洲  
隱約其辭飾為不經之說思欲遷就調停不得謂之蓋誠  
也建白語在陳俊卿傳帝以國用未裕詔宰相兼國用使參

政同知國用事顯乃言今日費財養兵為甚兵多則有  
冗卒虛籍無事則費財有事則不可用雖曰汰之旋即  
招之欲足國用當嚴於汰緩于招可也帝以為然帝語  
以建康劉源常賂近習欲遣王抃廉其姦顯曰臣恐廉  
者甚于姦者乃止乾道三年冬至上親郊而雷顯引漢  
故事上印綬以觀文殿學士致仕提舉太平興國宮歸

至家不疾而卒年六十八贈特進諡正簡

葉衡字夢錫婺州金華人紹興十八年進士第調福州  
寧德簿攝尉以獲鹽寇改秩知臨安府於潛縣戶版積  
弊富民多隱漏貧弱困于陪輸衡定為九等自五以下  
除其籍而均其額于上之四等貧者頓蘇徵料為期限  
榜縣門俾里正諭民不遣一吏而賦自足歲災蝗不入  
境治為諸邑最郡以政績聞召對遣還擢知常州時水  
潦為災衡發倉為糜以食飢者或言常平不可輕發衡



曰儲蓄正備緩急可視民飢而不救耶疫大作衡單騎  
命醫藥自隨徧問疾苦活者甚衆檄晉陵丞李孟堅攝  
無錫縣有政聲衡薦于朝即除秀州衡除太府少卿合  
肥瀕湖有圩田衡奏募民以耕歲可得穀數十萬蠲租  
稅二三年後阡陌成做營田官私各收其半從之除戶  
部侍郎時鹽課大虧衡奏年來課入不增私販害之也  
宜自煮鹽之地為之制司火之起伏稽竈之多寡亭戶  
本錢以時給之鹽之委積以時收之擇廉能吏以察之

私販自絕矣乃命淮南浙東西設措置官三人于通州  
明州秀州丁母憂起復知廬州未行除樞密都承旨奏  
馬政之弊宜命統制一員各領馬若干匹歲終計其數  
為殿最李焜應賢良方正對策近訐直入第四等衡奏  
陛下赦其狂而取其忠足以顯容諫之盛乃賜焜制科  
出身有言江淮兵籍偽濫詔衡按視且命措置民兵咸  
稱得治兵之要知荆南成都建康府除戶部尚書除簽  
書樞密院事拜參知政事衡奏二事一收守將帥必擇

材以稱其職必久任以盡其材二令戶部收湖廣會子  
實數盡以京會立限易之從之拜右丞相兼樞密使帝  
銳意恢復凡將帥器械山川防守悉經思慮奏對畢從  
容賜坐講論機密或不時召對一日帝曲宴宰執於凝  
碧帝曰自三代而下至於漢唐治日常少亂日常多何  
也衡奏聖君不常有周八百年稱極治成康而已帝曰  
朕觀無逸篇見周公為成王歷言商周之君享國長遠  
真萬世龜鑑衡奏願陛下常以無逸為龜鑑社稷之福

帝又言朝廷所用止論其人如何不可有黨如唐牛李之黨相攻四十年緣主聽不明至此文宗曰去河北賊易去朝中朋黨難朕常笑之

伏讀通鑑輯覽

御批

黨援網習最足為人心風俗之患當朝政清明舉措公當門戶攻訐之技自無所施固一定之理也孝宗論列牛李舊事及用人大綱未嘗不明于治體乃未幾入邦彥之讒而葉衡罷忤曾觀之黨而龔茂良罷所謂公是非者安在言之易而行之難

孝宗能無媿于心乎

衡奏文宗優游不斷故有此語陸

下英明聖武誠非難事御寶寶封令與臨安府寶思永改合入宮衡奏選人改官非奏對稱旨則用考舉磨勘

一旦特旨與之非陛下愛惜人才之意帝亟收前命帝諭執政選使求河南衡奏司諫湯邦彥有口辯宜使金邦彥請對問所以遣既知薦出於衡恨衡擠已聞衡對客有訕上語奏之帝大怒即日罷相責授安德軍節度副使郴州安置邦彥以使辱命竄之嶺南詔衡自便復官與祠年六十有二卒贈資政殿學士

葛邲字楚輔其先居丹陽後徙吳興少警敏以蔭授建康府上元丞會金人來侵上元當敵衝調度百出邲不

擾而辦留守張浚王綸重之登進士第蕭之敏為御史  
薦其才除國子博士輪對論州縣受納及鬻爵之弊除  
著作郎兼學士院權直除正言論征權歲增之害如輦  
下都稅務紹興間所趁茶鹽歲以一千三百萬緡為額  
乾道六年後增至二千四百萬緡成都府一務初額四  
萬八千緡今至四十餘萬緡通四川酒額遂至五百餘  
萬緡民力重困至若租稅有定數而暗耗日增折帛益  
多民安得不窮乎願明詔有司茶鹽酒稅比原額已增

至一倍者毋更立新額官吏不增賞庶少蘇疲吐帝特  
召復令條陳邨以六事對皆切中時病除侍御史論救  
荒三事累遷中書舍人歲旱詔求初政得失邨應詔大  
略謂虞允文制國用南庫之積日以厚戶部之入日以  
削故近年以來常有不足之憂罷兵以來諸將皆以賂  
得升其勢必至于掎刻取償俄遷給事中張巖以說之  
子除知閤裴良琮以顯仁之姪女夫落階官邨皆繳奏  
廣西議更鹽法邨言鈔法之行漕臣常給羣商沒入其

贊楮弊行之二廣民必疑慮且有後悔除刑部尚書卹  
為東宮僚屬八年孝宗眷遇甚渥光宗受禪除參知政  
事卹勸帝專法孝宗正風俗節財用振士氣執中道恤  
民力選將帥收人才擇監司明法令俱手疏厯言之除  
知樞密院事紹熙四年拜左丞相專守祖宗法度薦進  
人物博采公論惟恐不聞之未暮年除觀文殿大學士  
知建康府改隆興請祠寧宗即位判紹興府簡稽期會  
錢穀刑獄必親或謂大臣均佚有體卹曰崇大體而簡



細務吾不為也改判福州道行感疾除少保致仕卒年六十六贈少師諡文定配饗光宗廟庭

錢端禮字處和臨安府臨安人父沉潼川軍節度使端禮以恩補官紹興間通判明州加直秘閣累遷右文殿修撰仕外服有聲高宗材之知臨安府御史中丞汪澈論版曹闕官當遴選權戶部侍郎兼樞密都承旨端禮嘗建明用楮為幣於是專委經畫分為六務出納皆有法幾月易錢數百萬孝宗銳意恢復詔張浚出師會符

離稍失利湯思退遂倡和議端禮奏有用兵之名無用  
兵之實賈怨生事無益於國思退大喜奏除戶部侍郎  
未幾兼吏部端禮與戶部尚書韓仲通同對論經費奏  
所入有限兵食日增更有調發不易夫吾帝云須恢復  
中原財賦自足仲通奏恢復未可必且經度目前所用  
端禮奏仲通言是乞采納思退與張浚議和戰不決浚  
方主戰帝意甚鄉之思退說求去端禮請對乞留又奏  
兵者凶器願以符離之潰為戒早決國是為社稷至計

於是思退復留命浚行邊還戍兵罷招納以端禮充淮  
東宣諭使王之望使淮西端禮入奏兩淮名曰備守守  
未必備名曰治兵兵未必精有用兵不勝僥倖行險輕  
躁出師大喪師徒者必勝之說果如此皆誤國甚明端  
禮既以是詆浚右正言尹穡亦劾浚罷都督自此議論  
歸一矣端禮至淮還極言守備踈略恐召金兵宜早定  
和議遂除吏部侍郎再往淮上驛疏言遣使發兵當並  
行使以盡其禮兵以防其變不必待金書至而後遣使

書中或有見脅之語不若先遣以釋其疑於計為得帝  
云端禮所奏未是思退傳旨撤海泗二州戍兵語在思  
退傳金帥布薩忠義分兵入帝意中悔令思退都督江  
淮軍馬端禮試兵部尚書參贊軍事思退畏怯不行端  
禮赴闕帝曰前後廷臣議論獨卿不變兼戶部尚書俄  
拜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兼權參知政事帝嘗問  
欲遣楊由義持金帥書而辭行甚力誰可遣端禮請以  
王抃行俾與金師議許割商秦地歸彼得人惟叛亡者

不與餘誓目略同紹興世為叔姪之國減銀絹五萬易  
歲貢為歲幣及朴還帝見書金皆聽許端禮贊帝如其  
式報之朴遂行謀報北軍已回端禮以和議既定乞降  
詔除參知政事兼權知樞密院事時久不置相端禮以  
首參閱相位甚急皇長子鄧王夫人端禮女也殿中侍  
御史唐堯封論端禮帝姻不可任執政不報遷堯封太  
常少卿館閣士相與上疏排端禮皆坐絀刑部侍郎王  
第陰附端禮建為國是之說以助其勢吏部侍郎陳俊

卿抗疏力詆其罪且謂本朝無以戚屬為相逮進讀寶訓適及外戚因言祖宗家法外戚不與政最有深意陛下所宜守帝納其言端禮憾之出俊卿知建寧府鄧王夫人生子太上甚喜先兩月恭王夫人李氏亦生子於是恭王府直講王淮白端禮云恭王夫人子是為皇長嫡孫端禮不憚翌日奏嫡庶具載禮經講官當以正論輔導不應為此邪說遂指淮傾邪不正與外任鄧王立為太子端禮引嫌除資政殿大學士提舉德壽宮兼侍

讀改提舉洞霄宮起知寧國府移紹興進觀文殿學士  
端禮籍人財產至六十萬緡有指闕陳訴者帝聞之與  
舊祠侍御史范仲芑劾端禮貪暴不悛降職一等淳熙  
四年復元職卒贈銀青光祿大夫後諡忠肅孫象祖嘉  
定元年為左丞相自有傳

魏杞字南夫壽春人以祖蔭入官紹興十二年登進士  
第知宣州涇縣從臣錢端禮薦其才召對擢太常寺主  
簿進丞端禮宣諭淮東杞以考功員外郎為叅議官遷

宗正少卿湯思退建和議命杞為金通問使孝宗面諭  
今遣使一正名二退師三減歲幣四不發歸附人杞條  
上十七事擬問對帝隨事畫可陞辭奏曰臣若將指出疆  
其敢不勉萬一無厭願速加兵帝善之行次盱眙金所  
遣大將布薩忠義赫舍哩志寧等方擁兵聞淮遣權泗  
州趙房長問所以來意求觀國書杞曰書御封也見主  
當廷授房長馳白布薩忠義疑國書不如式又求割商  
秦地及歸正人且欲歲幣二十萬杞以聞帝命盡依初



式再易國書歲幣亦如其數忠義以未如所欲遂與志  
寧分兵攻楚州戰不利驍將魏勝死之帝怒金反覆詔  
以禮物犒督府師祀奏金若從約而金繒不具豈不瘠  
國體格事機乎乃以禮物行至燕見金主具言天子神  
聖才傑奮起人人有敵愾意北朝用兵能保必勝乎和  
則兩國享其福戰則將士蒙其利昔人論之甚悉金君  
臣環聽拱竦館伴張恭愈以國書稱大宋脅去大字祀  
拒之卒正敵國禮

伏讀通鑑輯覽

御批金史世宗紀載魏杞以國書來不稱大稱姪宋皇帝與宋史異則此所云胥杞去大字已無足深信且兩國名稱相均當為敵體姪猶子也宋既稱姪稱名其與石晉之於契丹相去有幾而以不去大字為正敵國禮所謂不揣其本而齊其末宋史臣虛損歲幣五萬不發歸正人北還帝詞考大豈能掩其實乎

慰藉甚渥守起居舍人遷給事中同知樞密院事進參

知政事右僕射兼樞密使

按宋史宰輔表孝宗乾道二年三月癸酉魏杞自給事中

權吏部尚書除同知樞密院事兼權叅知政事五月庚戌魏杞自樞密院事除叅知政事八月戊子兼同知樞密院事十二月甲申魏杞自叅知政事除時方借職田

左正議大夫右僕射同平章事兼樞密使

助邊降人蕭扎巴賜淮南田意不愜以職田請杞言主

粗食功養廉借之尚可奪之不可帝是其言杞以使金  
不辱命繇庶官一歲至相位帝銳意恢復杞左右其論  
會郊祀冬雷用漢制災異策免守左諫議大夫提舉江  
州太平興國宮六年授觀文殿學士知平江府諫官王  
希呂論杞貪墨奪職後以端明殿學士奉祠告老復資  
政殿大學士淳熙十一年十一月卒贈特進嘉泰中諡  
文節

周葵字立義常州宜興人少力學自鄉校移籍京師宣

和六年擢進士甲科調徽州推官高宗移蹕臨安諸軍  
交馳境上葵與判官攝郡事應變敏速千里帖然教授  
臨安府未上吏部侍郎陳與義密薦之召試館職將試  
復引對除監察御史徙殿中侍御史在職僅兩月言事  
至三十章且歷條所行不當事凡二十條指宰相不任  
責高宗變色曰趙鼎張浚肯任事須假之權奈何遽以  
小事形迹之葵曰陛下即位已相十許人其初皆極意  
委之卒以公議不容而去大臣亦無固志假如陛下有

過尚望大臣盡忠豈大臣有過而言者一指乃便為形迹使彼過而不改罪戾日深非所以保全之也高宗改容曰此論甚奇張浚議北伐蔡三上章力言此存亡之機非獨安危所繫或言蔡沮大計罷為司農少卿以直秘閣知信州會鼎罷陳與義執政改湖南提刑以親老易江東皆不就和議已定被召論為國有道戰則勝守則固和則久不然三者在人不在我矣除太常少卿時蔡檜獨相意蔡前論事去必憾趙鼎再除殿中侍御史

蔡語人曰元鎮已貶蔡固不言雖門下客亦不及之也  
內降差除四人奏言願陛下以仁祖為法大臣以杜衍  
為法檜始不樂又論國用軍政士民三弊高宗曰國用  
當藏之民百姓足則國用非所患又言薦舉改官之弊  
宜聽減舉員詔吏部措置檜所厚權戶部尚書梁汝嘉  
將特賜出身除兩府汝嘉聞蔡欲劾之謂中書舍人林  
待聘曰副端將論君矣待聘乘檜未趨朝亟告之檜即  
奏為起居郎蔡方待引檜下殿諭閤門曰周蔡已得旨

除起居郎隔下蔡入後省出疏示待聘曰梁仲謨何具

幸也待聘始知為汝嘉所賣

蔡出疏示待聘云云見梁汝嘉傳茲併載蔡傳中彼

處從剛參政李光擬除呂廣問館職檜不許時有詔從官

薦士蔡以廣問應初不相知也光既絀蔡以附會落職

主管玉隆觀復置秘閣起知湖州移平江府時金使絡

繹于道蔡不為禮轉運李椿年希檜旨劾之落職主管

崇道觀屏居鄉閭憂患頻仍人不能堪蔡獨安之檜死

復直秘閣知紹興府過闕權禮部侍郎尋兼國子祭酒

奏科舉所以取士比年主司迎合大臣意取經傳語可  
諛者為問目學者競逐時好望詔國學并擇秋試考官  
精選通今博古之士置之前列其穿鑿乖謬者黜之兼  
權給事中侍御史湯鵬舉言蔡以魏良臣薦躡處侍從  
呂廣問蔡之死黨乞并罷之太學生黃作詹淵率諸生  
都堂投牒留蔡翌日博士何備等言于朝乞懲戒詔作  
淵皆送五百里外州編管蔡出知信州隨罷起知信州  
引疾改提舉興國宮加直龍圖閣知太平州水壞圩堤



悉繕完凡百二十里傍郡圩皆沒惟當塗歲熟市河久  
湮雨暘交病葵下令城中家出一夫官給之食併力  
浚導公私便之進集英殿修撰敷文閣待制知婺州孝  
宗即位除兵部侍郎兼侍講改同知貢舉兼權戶部侍  
郎孝宗數手詔問錢穀出入葵奏陛下勞心庶政日有  
咨詢若出人意表今皆微文細故此必有小人乘間欲  
售其私不可不察蓋指龍大淵曾覲也孝宗色為動海  
陵被弑張浚自督府來朝密言敵失泗州其懼罪者皆

欲來歸願遣軍渡淮赴之此恢復之機也蔡請對謂不可輕舉累數百言及遣李顯忠邵宏淵取靈壁虹二縣敗績孝宗思其言拜參知政事蔡始終守自治之說兼權知樞密院事嘗乞召用侍從臺諫孝宗曰安得如卿直諒者遂薦李浩龔茂良孝宗次第用之太常奏郊牛斃蔡言春秋騷鼠食牛角免郊况邊虞未靖請展郊以符天意詔從之虞允文陳康伯相蔡即求退除資政殿學士提舉洞霄宮起知泉州告老加大學士致仕淳熙

元年正月卒年七十有七贈正奉大夫後以子升朝累  
贈太傅諡惠簡

施師點字聖與上饒人弱冠游太學尋授以學職以舍  
選奉廷對調福州教授未上丁內艱服除為臨安府教  
授乾道元年陳康伯薦賜對言歷年屢下詔恤民而惠  
未加浹陛下軫念惟恐一夫失所郡邑搜求惟恐財賦  
不集毋惑乎日降緜綸恩不霑被今明堂肆赦戶自四  
等以下逋自四年以前願悉除免詔從之八年兼權禮

部侍郎除給事中時太子詹事已除帝又特令增員為  
二命兼之賜對言比年人物骫骳士氣耗蕩當廣儲人  
材以待用帝曰觀卿所奏公輔器也假翰林學士知制  
誥兼侍讀使金致命金廷立班既定相儀者以親王將  
至命師點退位師點屹立相儀者請數四師點正色曰  
班立已定尚欲何為不肯少動在廷相顧駭愕知其有  
守不敢復以為請九年使還有言其事于帝者帝嘉歎  
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入奏控免帝曰卿靖重

有守識慮深遠朕欲用卿久矣復詔兼參知政事除

參知政事兼同知樞密院事

按宋史宰輔表孝宗淳熙九年十二月丁丑施師

點自朝請大夫給事中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明年正月丙戌兼權參知政事八月戊申自端明殿學

士簽書樞密院事兼權參知政事遷中大夫除參知政事兼同知樞密院事

師點嘗同宰相

奏事退復同樞密周必大進呈帝曰適一二事卿等各

陳所見甚闕大體前此宰相奏事執政不措辭今卿等

如此深副所望必大奏祖宗時宰相執奏事自相可否或

至面相切責退不相銜自秦檜用事執政畏避不敢言

今陛下虛心兼聽若止宰相奏事何用執政為師黜復  
奏臣敢不竭股肱之力帝因諭之曰朕欲天下事日往  
來胸中未嘗釋也先是州郡上供或不時以進立歲終  
稽考法及是主計臣有喜為督促者乞不待歲終先期  
行之畫命已下師黜矍然曰此策若行上下逼迫民不  
聊生或謂令已出矣師黜曰事有為天下病惟恨更之  
不速即追寢其議一日入對帝曰朕前飲冰水過多忽  
暴下幸即平復師黜曰自古人君當無事時快意所為

忽其所當戒其後未有不悔者帝深然之十三年辭兼  
同知樞密院事權提舉國史院權提舉國朝會要十四  
年除知樞密院事師點惓惓搜訪人才手書置夾袋中  
謂蜀去朝廷遠人才難以自見蜀士之賢者俾各疏其  
所知差次其才行文學每有除授必列陳之十五年春  
以資政殿大學士知泉州繼除臨安府洞霄宮紹熙二  
年宋史本傳作紹興二年考孝宗淳熙十六年二月除  
光宗即位次年改元紹熙興字係熙字之訛今改除  
知隆興府江西安撫使三年得疾卒年六十九贈金紫

光祿大夫

蕭燧字照隣江軍人生而穎異紹興十八年擢進士  
高第授平江府觀察推官時秦檜當國其親黨密告燧  
秋試必主文漕臺燧詰其故曰丞相有子就舉欲以屬  
公燧怒曰初仕敢欺心耶檜懷之既而被檄秀州至則  
員溢就院易一員往漕闌秦熺果中前列秩滿當為學  
官避檜調靜江府察推而歸三十二年授靖州教授孝  
宗初除諸王宮大小學教授輪對論官當擇人不當為



入擇官帝喜製用人論以賜大臣淳熙二年累遷至國  
子司業兼權起居舍人進起居郎先是察官闕朝論多  
屬燧以未厯縣遂除左司諫帝諭執政昨除蕭燧若何  
龔茂良奏燧純實無華正可任言責燧首論辨邪正然  
後可以治時宦官甘昇之客胡與可都承旨王抃之族  
叔柎皆持節于外有所依憑無善狀燧皆奏罷之時復  
議進取帝以問燧對曰今兵未強財未裕宜臥薪嘗膽  
以圖內治若恃小康萌驕心非臣所知因勸帝正紀綱

容直言親君子遠小人近習有勞可賞以祿不可假以  
權帝皆嘉納擢右諫議大夫五年同知貢舉有旨下江  
東西湖南北帥司招軍燧言所募多市井年少利犒賚  
徃徃捕農民以應數取細民以充軍乞嚴戒諸郡庶得  
丁壯以為用從之夔帥李景厚貪虐參政趙雄庇之臺  
臣謝廓然不敢論燧獨奏罷之雄果營救復命還任燧  
再論并及雄雄密奏燧誤聽景厚仇人之言遂下臨安  
府捕恭州士人鍾京等置之獄坐以罪景厚復依舊職

燧乃自劾詔以風聞不許竟力求去徙刑部侍郎不拜  
固請補外出知嚴州吏部尚書鄭丙侍郎李椿上疏留  
之帝亦尋悔嚴地狹財匱始至官鏹不滿二千燧儉以  
足用二年之間積至十五萬以其羨餘補積逋諸邑皆  
寬會遂安令股土兵廩給羣言洶洶燧急易令且呼卒  
長告戒悉畏服城中惡少羣擾市燧籍姓名涅補軍額  
人以安堵詔燧治郡有勞除敷文閣待制移知婺州父  
老遮道幾不得行送出境者以千數婺與嚴隣人熟知

條教不勞而治歲旱浙西常平司請移粟於嚴熈謂東  
西異路不當與然安忍以舊治坐視為請諸朝發太倉  
米賑之八年召還言江浙再歲水旱願下詔求言仍令  
諸司通融郡縣財賦毋但督迫除吏部右選侍郎旋兼  
國子祭酒九年為樞密都承旨除刑部尚書充金使館  
伴十年兼權吏部尚書上言廣西諸郡民身丁錢之弊  
兼侍講升侍讀言命令不可數易憲章不可數改初官不  
許恩例免試今或竟令注授既却羨餘之數今反以出

剝為名諸路錄大辟長吏當親詰若死囚數多宜如  
漢制殿最以聞事多施行慶典霈澤丁錢減半亦自燧  
終之高宗山陵充按行使除參知政事尋充永思陵禮  
儀使權監修國史十六年權知樞密院以年及自陳除  
資政殿學士與郡復請間提舉臨安府洞霄宮紹熙四  
年卒年七十七諡正肅子達

龔茂良字實之興化軍人紹興八年進士第為南安簿  
邵武司法丁父母憂以孝聞調泉州察推以廉勤稱改

宣教郎以同知樞密院事黃祖舜薦召試館職除秘書  
省正字累遷吏部郎官除監察御史江浙大水詔陳闕  
失茂良疏曰水至陰也其占為女寵為嬖佞為小人專  
制崇觀政和小人道長內則儉腐竊弄外則姦回充斥  
于是京城大水以至金人入侵今進退一人施行一事  
命由中出人心譁然指為此輩臣願先去腹心之疾然  
後政事闕失可次第言時內侍梁珂曾覲龍大淵皆用  
事故茂良及之遷右正言會內侍李珂沒贈節度諡靖

恭茂良諫曰中興名相如趙鼎勲臣如韓世忠皆未有  
諡如朝廷舉行亦足少慰忠義之心今施于珂為可惜  
竟寢其諡嘗論大淵覲姦回至是又極言之孝宗諭以  
皆潛邸舊人非他近習比且俱有文學敢諫爭未嘗預  
外事翌日再疏言唐德宗謂李泌人言盧杞姦邪朕獨  
不知何耶泌曰此其所以為姦邪也今大淵覲所為行  
道之人能言之而陛下更頌其賢此臣所以深憂疏入  
不報即家居待罪章再上除太常少卿五辭不拜除直

秘閣知建寧府自以不為羣小所容請祠不允帝後知  
二人之奸既逐于外起茂良廣東提刑就知信州即番  
山之址建學又置番禺南海縣學既成釋奠行鄉飲酒  
以落之城東舊有廣惠庵中原衣冠沒于南者葬之歲  
久廢茂良訪故地更建海會浮圖敢寄暴露者皆掩藏  
無遺召對崇政殿左丞相陳俊卿欲留之右相虞允文  
不樂會俊卿亦罷除直顯謨閣江西運判兼知隆興府  
帝以江西連歲大旱以一路荒政付之茂良戒郡縣免



積稅上戶止索通發廩賑贍以右文殿修撰再任疫癘大作命醫治療全活數百萬進待制敷文閣賞其救荒之功召對奏潢地弄兵之盜即南畝負耒之民今諸郡荒者極多願詔監司守臣條陳募人從便請耕民有餘粟雖驅之為寇亦不從矣除禮部侍郎帝亟用茂良手詔問國朝典故有自從官徑除執政例明日即拜參知政事奏事賜坐帝曰朕每存公道設有誤卿等宜力爭君臣之間不可事形迹茂良曰大臣以道事君遇有不

可自當啟沃豈容迹見于外請詔有司判定七司法淮南旱茂良奏取封樁米十四萬委漕帥賑濟或謂救荒常平事今遽取封樁米毋乃不可茂良以為淮南咫尺敵境民久未復業飢寒所逼萬一嘯聚患害立見寧能計此米乎湖州守奏通判不法得旨下帥臣體訪通判茂良鄉人也同列密以省吏付棘寺推鞠欲及茂良奏事退回列留身出獄案進帝茂良不知也帝厲聲曰參政決無此茂良遜謝不復辯葉衡罷帝命茂良以首參

行相事慶壽禮行中外覲恩茂良慨然歎曰此當以身  
任怨不敢愛身以弊天下若自一命以上覃轉不知月  
添給奉與來歲郊恩奏補幾何將何以給宣諭獎用庶退茂  
良奏朱熹操行耿介屢召不起宜蒙錄用除秘書郎未  
幾手詔付茂良謂虛名之士恐壞朝廷熹迄不至錢良  
臣侵盜大軍錢糧累數十萬茂良奏其事手詔令具析  
俄召良臣赴闕駁駁柄用其後茂良之貶良臣與有力  
焉淳熙四年正月召史浩于四明茂良亦覺眷衰因疾

力求去帝曰朕以經筵召史浩卿不須疑時曾覲欲以

大資祿其孫

按茂良起為廣東提刑時曾覲已遷久之召還故當茂良執政時覲又在朝召還曾

覲事見陳俊卿傳

茂良以文武官各隨本色蔭補格法繳進覲

因茂良入堂道間俾直省官賈光祖等當道不避街司

叱之光祖曰參政能幾時茂良奏臣固不足道所惜者

朝廷大體帝諭覲往謝茂良正色曰參知政事者朝廷

參知政事也覲慙退帝諭茂良先遣人于覲衝替而後

施行茂良批旨取賈光祖輩下臨安府撻之手詔宣問

施行太遽茂良待罪帝使人宣諭委曲令繳進手詔且謂卿去雖得美名置朕何地茂良即奉詔謝廓然賜出身除殿中侍御史廓然附曾覲者也中書舍人林光輔繳奏不書黃遂補外茂良力求去帝怒曰俟議恢復卿當再來是日除職與郡令內殿奏事乃手疏恢復六事帝曰卿五年不說恢復何故今日及此退朝甚怒曰福建子不可信如此謝廓然因劾之乃落職放罷尋又論茂良擅權不公矯傳帝旨輒斷賈光祖等罪遂責降安

置英州父子卒于貶所 伏讀通鑑輯覽

御批 茂良以眷養求去已不免于悻悻至省吏倚勢敢于顯  
抗參政不過一無知妾人何足與較亦何致遂傷大體執  
奏已為過當徑取而撻之不更過乎不能懲忿而因以罹  
愆謂非拘于私見也茂良實先之卜急而孝宗始事調停終加詰責亦不得  
覲與廓然死後茂良家投匭訟寃遂復通奉大

大周必大獨相進呈復職帝曰茂良本無罪遂復資政

殿學士謚壯敏茂良平生不喜言兵去國之日乃言恢

復事或謂覲密令人誅之云若論恢復必再留茂良信

之遂手疏云



欽定續通志卷三百八十四